

共产党人有没有“样子”？关于这个问题，一年之前，我是在解放日报写过的——那是因为想起了地下斗争时期谍海风云之中一位传奇共产党人的“样子”。

冀朝鼎一生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这位在美国生活了 20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既当过孔祥熙的秘书，又做过“外汇管理委员会”的主任。重庆时期，冀朝鼎的秘密工作直接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绝对保密。据冀朝鼎后来回忆，那时重庆官场的风气已经相当腐败，以他的“高官”身份如果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就会引起怀疑，“一看就是个共产党”。但他又不能真的腐化，为此特地请示了组织，组织决定还是不要贪污受贿——哪怕是假装的。冀朝鼎当然不能嫖妓、养外室、包二奶，只好想出一个办法，“捧女戏子”——当时重庆有一位当红的京戏坤伶，冀朝鼎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张场地到处送票，圈里人都知道他在捧“x老板”，“有点像国民党官的样子”了——其实一点瓜葛也没有。

“样子”问题，并非只有一个冀朝鼎。1934 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关了将近

常常有朋友问道：你画芭蕾舞女孩多年而不厌倦，为什么？我只是笑笑，并没有去作多的解释。钟情于某个题材的表现，虽然有作为职业画家的某种自觉的缘由，但透过他(她)自己所走过的艺术人生的种种历程，何尝不是艺术家在通过艺术形象的表现和自我生命体验所予以外在化的某种自如的表达呢？

我创作出这些芭蕾舞女孩在画布上所表现的种种姿态神情，也不例外，是以现代艺术的经典油画笔触，画出这些在人生最美时期的青春女孩，恋上芭蕾舞后呈现的种种练功辛苦和获得进步时的纯真喜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平面造型艺术与立体运动艺术互相碰撞后，在有限空间中的再创造，以色彩、线条、块面在时间所构成的光影之际，对艺术人生所呈现的某种残酷性的另一种形式摹写，即记下这些芭蕾舞女孩们在最美好的青春期，因选择而贡献自己生命的纯真与精彩。因此，我的芭蕾舞女孩的背景与形象大多都是在练功房，或是在做练功前的准备，或练功后的小憩，而不是那些在灯光璀璨、观者屏息静气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明星。

我的芭蕾舞女孩形象创作，不仅是严格意义上

那天下午，我在上海商城西峰办公室里，和美国公司驻上海首席代表聊天。他叙述着最近见闻，突然语调一变，用钦佩的口吻说：“最近碰到一位老板，让我很感动，让我很钦佩！”

我期待地看着他。朋友留美多年，回国后整天和老板、官员打交道，阅人无数，是什么样的老板打动了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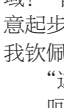
“他原来起步是做汽车配件生意，后来做大了，当地政府给他低价土地造房子做发展商，也有其他行业老板纷纷拉他投资入股，他都谢绝了，说，‘我要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也感谢同仁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不做房地产，我也不改行。我感到人生很短促，把一件事做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就不容易了；所以，我要继续做汽配件生产，而且，我只盯着一二件汽车配件做，我不会涉足其他领域！’”首席代表感慨地说：“他从小最小的生意起步，现在每年有相当可观的产值了。我钦佩的是他的执着，他的专一和专注！”

“这老板真不简单！”我也十分感慨。

呵，世界五彩缤纷，我们太容易被诱惑了，尤其是聪明的人；执着地追求一个小目标，把它做深做透做好做强做大，其实乃是大智慧的表现。无病无痛是健康的美好，和父母相聚是天伦之乐的美好，和朋友聊天是享受友情的美好，和恋人情深意长的一瞥是品尝爱情的美好……

首席代表的钦佩

柯兆银



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可见共产党人真的是有“样子”的，真的是有“像不像”的——不贪污受贿、不腐化堕落，在污浊的空气中“一看就是个共产党”；哪怕隐蔽战线多么复杂，“假装”也不能同流合污，否则就真的“像国民党的官”了——冀朝鼎们处在白色环境下，“样子”的反差还不能特别大。其实那时在延安，共产党人的“样子”就更鲜明了，毛泽东给抗大讲课，膝盖上两个大补丁，这是史所存照的。而瑞金时期，堂堂朱军长的“婚宴”，也就是一盆烤红薯。他们“一看就是个共产党”，这“样子”是不会模糊更不会有误解的。这“样子”，与南京重庆的排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有历史学家断言，这就是“得天下”的奥秘所在。

“得天下”之后，共产党人的“样子”有没有变呢？许多共产党人还是保持着“赶考”的好“样子”，所以“没变”；但也有一些变得不“像”了，甚至“一看就不是共

出人物的容貌神情，喜怒哀乐，更需要在一幅作品的整体空间中经营和传递出该作品具有的独特的气息与韵味，更有画者自我生命的存在与审美观照。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向有所调整。女性形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审美的表达，向来是各种艺术创作形式描摹与叙事的对象。她们故事相比于男人们，也许更有传奇与艺术叙事的种种可能。即便当年心高气傲的张爱玲也曾这样说过，“低低的，她在尘埃里开出那朵花”来。现代化大都市日常生活的五彩缤纷，无疑也蕴涵了她们身上所发生的文化丰富性。她们在这座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给我的油画创作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可能。现代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和物质主义的流行，使女性的情感生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她们所承受的压力并不逊于男人。然而，她们的情感叙事又从一个层面丰富了都市生活的文化蕴意。在创作过程中，女性情感与花事周期的契合，常常会使人恍惚出来对于生命的同情与怜悯。

19 世纪末活跃在欧美画坛的肖像画家萨金特是我所崇拜的大师之一。萨金特使我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油画艺术的真正高贵与华丽。我从萨金特那里学到了很多。现在，对于我之前的作品，炫技的华丽退隐了，留下的就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总汇，科学理论汇集了全世界各民族的智慧，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积累和结晶。自然现象是我们共同的认识客体，全世界各民族对此客体的认识应该是相同的。由于各种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地域特点存在差异，所以不同民族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在不同时期，有时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改变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基本和普遍方面。正因如此，国际上科学发展的普遍性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

许多科学理论的发展充分证明，科学理论总是在不断克服不科学的认识当中发展的，也就是在克服迷信、愚昧中发展的。就脑与神经科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古代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一种看法，认为人的神智(mind)是由心脏主宰的。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有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有孟子。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现在都知道，神智现象，如知觉、运动调控、思想等，是属于脑的。这样，人们对脑的认识就发展了，过去不科学的认识就被抛弃了，脑科学由此大大发展起来。

高老太，这么漂亮！”李辉

高老太，这么漂亮！你真讲究！”我握她的手，大声笑着说。

她的手很凉，很弱，远没有过去那么温暖而有力。她已不大说话了，只是抬起头，打量我一下，笑笑，还是平常那副认真样子。

她的确很讲究，爱美。从六十几岁结婚起，一直到最后这次见面，发型，衣着，她从来都收拾得利利索索。老了，行走不便，但即使坐在轮椅上由保姆推着遛弯，她也一点儿不显得邋遢，坐在上面，精神得很。

没想到，九十三岁的她，永远走了。生活常有巧合。高老太的去世时间，与“二流堂”这一文化群体 1943 年在重庆形成，相隔正好整整七十年。岁岁年年秋风落叶，在她之前，所有“二流堂”的相关人员都已先后去世：盛家伦、金山、夏衍、冯亦代、郑安娜、凤子、吴祖光、张瑞芳、郁风、丁聪、唐瑜、高集、黄苗子、吕恩……2013 年走近尾声，高汾——“二流堂”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走了。文化界曾经赫赫有名的“二流堂”，翻完最后一页，一本精彩、丰富、耐人寻味的历史大书，由此合上。

高老太十八岁开始当记者，从《救亡日报》到《新民报》、《大公报》，风风火火，腿勤眼快，在新闻界可谓赫赫有名。1949 年 7 月，周恩来邀请十一位新闻界人士到中海海颐年堂聚谈，他们分别是：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匡乡。研究现代新闻史，这些名字恐怕都不能错过。十一人中间，我只认识两位，一位是刘尊棋先生，八十年代中期，经萧乾先生介绍，我结识刘尊棋并为他撰写传记《监狱阴影下的人生》。另一位当然是高老太。熟悉高老太是在八十年代后期。1987 年，我从《北京晚报》调至《人民日报》，恰好与高集先生，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共事。这也是一种缘分。

高老太不健谈，“二流堂”老人们聚会时，她总是不显眼地坐在一旁，听那些兄长大姐们大摆龙门阵。很少听她讲自己当年的采访壮举。当右派以后，她这个矮小、消瘦的弱女子，与丁聪、吴祖光、黄苗子等“二流堂”男子一同发配“北大荒”劳改，依然风风火火地关照他们，她的这些侠义故事，我也是从他们那里才听到。

高老太也少幽默感。自己从不讲笑话，有时候，别人讲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好像不明白大家为何笑得前俯后仰。

不健谈、不幽默的高老太，敬业的劲儿却让人感动，甚至感动得让人“吃不消”。认识高老太时，她已退休，但返聘担任《新民晚报》驻京特约记者，主要任务就是为副刊“夜光杯”约稿。只要她要约一篇稿，谁都别想推辞。七十几岁的她，电话里口气恳切，理由充分，纵然很难完成，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回绝她。现在回想，有的文章能够写出，还真得感谢她的执着和热诚。每当我有文章在“夜光杯”上发表，或者别的报纸上有文章提到我，高老太总是会留下来，带在身上，遇到时送给我。一个赫赫有名的新闻界前辈，在晚年如同年轻时一样，事无巨细地、认真谦恭地当一名特约编辑和记者，在中国恐怕别无他人。

印象中，高老太称呼人总是叫“同志”，连老朋友蓝翎、舒展、方成等，她也这么称呼，规矩得让人好奇。走在大院里，如果身后有人喊一声“李辉同志”，不用转身，就知道是高老太。

如今，再也听不到熟悉的这种称呼了。

嘉定南翔一景 (速写) 洪组一

是经典写实油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高贵与洒脱质感，虽然这个要求很高，但我努力为之。经典写实油画艺术形式的审美叙事魅力，我想每个观者都会有自己的不同感受吧。

夜光杯



学家们在伽伐尼发现“动物电”的基础上发展了电刺激脑和神经的方法，记录脑和神经电活动的方法，发展了微电极方法和膜片钳方法，实现了膜片钳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的结合。现在，人们可以检测神经细胞膜上单个离子通道的电活动，确定离子通道蛋白的结构；当与结构生物学技术相结合的时候，可以测出单个离子通道蛋白的三维结构等等。

每当我们了解、懂得这些重要科学实验的时候，往往会产生非常愉悦的感觉，得到很深刻的启发。过去 80 年来，《科学画报》已经介绍了许多有意义、令人变得更聪明、令人思维更严密的科学实验实例，对于促进我国的科学普及作出了卓越贡献。今天，新的科学实验层出不穷，问题是要选择最有启发性、最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实验加以介绍。我相信，在未来，《科学画报》仍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祖父杨孝述的一生，无时无刻不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请读明日本栏。

十日谈 科普先锋

